

贵圈真乱 { 形式婚姻
交往法则云
受宠疑云

侯门圈中多是非，
公卿名媛是编剧。
他们说，门不当户不对不可以；
他们说，官商结合嫌疑大；
他们还说，
一单身女子自立门户背后定有金主……
她自己的人生舞台，
难道要在流言蜚语中谢幕？

再嫁侯门

意千重 著



网络连载原名：《国色芳华》

完结篇

没有有赢不了的对手，
只有输不起的爱情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再嫁 侯门

意千重 著
YIQIANCHONG WORKS

完结篇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嫁侯门. 完结篇 : 全2册 / 意千重著. —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-7-5317-3107-8

I. ①再… II. ①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8597号

再嫁侯门·完结篇 (全二册)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 者 / 意千重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唐 婷
封面设计 /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670×970 1/16
印 张 / 39
字 数 / 640千
版 次 / 2013年11月第1版
印 次 / 2013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9.80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07-8

目录

ZAIJIAHOUMEN
YIQIANCHONG WORKS

第一章 反攻	001
第二章 盘算	048
第三章 婚礼	101
第四章 两难	157
第五章 和棋	209
第六章 宣召	264

福缘和尚将牡丹一直送到前面方才住了脚：“何施主您慢行。”

牡丹与他道过别，转身要走，忽听福缘和尚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听说成风约莫要过了上元节才会回来。”

牡丹一直不知福缘和尚到底知道她和蒋长扬多少事，此刻听了他这话才算明白，他大约是知晓的，便也不刻意隐藏情绪，有些难过地道：“只要他平安顺利就好。”她还想着上元节时与他一同观灯游玩呢，看来是泡汤了。

福缘和尚双手合十：“佛祖一定会保佑他的。”

牡丹到了前面，岑夫人已经准备起身回去了，见她来了便立刻起身。牡丹见她心情似已平静许多，因蒋长扬总也不回来而生出的惆怅也淡了许多，高高兴兴地找话与她说。

母女二人一起出了法寿寺，岑夫人见天色还早，便道：“我们绕去东市的香料铺子看看。”那铺子自六郎出事后，便由二郎一人将西市那边管将起来，五郎则来管理这个铺子，试图在年关香料大卖之时将生意弄得兴隆些，多多赚一点，将前段日子六郎放走的客人拉回一个算一个。这些日子忙得昏天黑地的，一回到家里连话都不想说，岑夫人心疼得很。

到得东市，从玛雅儿的酒肆前经过时，牡丹特意仔细看了一回，但见虽然门还开着，但门可罗雀，早已不复当日车水马龙，胡姬当垆卖酒的热闹样。再一抬头，更是不见玛雅儿的身影。牡丹微微沉吟，叫过贵子：“你去打听一下，玛雅儿还在吗，里面的生意还在做吗。”

贵子领命而去，不多时回来道：“里面那道暗门被钉死了，玛雅儿也不在里面了。不单是她，另外好几个貌美的胡姬都不在了。听说是街道尽头处又新开了一家酒肆，叫米记的，远比这边更豪华，客人也更多，她是往那里去了。娘子往前头走，便要从米记的门口过的。”

还未行到街尾处，就见镌刻着“米记”两个字的黑底金字招牌高高挂着，醒目得很。走得近了，只见热闹非凡，人来人往，玉勒雕鞍的骏马在外头就拴了不少。二楼正中窗口最醒目处，又见一身胭脂红袄裙的玛雅儿含笑坐在那里，笑眯眯地与楼下的客人打招呼，见着了牡丹主仆，微微一笑便过了。

牡丹回头问贵子：“可知道是什么人开的？”

贵子道：“听说是一位米姓胡商开的，此前名不见经传。只知道先前是在西市开酒肆的，不知怎的就突然开了这么大一间，还将好几间酒肆的貌美胡姬都弄了来充门面。”

牡丹歪着头想了想，道：“什么时候你有空了，也来坐坐，看看是不是也别有洞天。里面比外头更热闹，更赚钱。”

贵子笑着应了。

到得香料铺子，五郎与老掌柜的并不在前堂，来往几个客人，都是小伙计出面应付。另有一个面生的客人，穿着件小团花锦袍，捧着茶盅坐在堂里气定神闲地喝茶，倒似是无人招呼一般。

岑夫人忙叫了一个伙计来问那二人哪里去了，听得五郎正与老掌柜的在后头仓库里对账清货，忙得很。岑夫人不由奇道：“怎的这个时候对账清货，却留着客人在一旁无人照管，是何道理？”边说边上前去招呼客人，“敢问客官要点什么？”

那客人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是在等五郎。”

岑夫人有些不好意思，忙道了声抱歉，让牡丹去把五郎叫出来。牡丹寻去仓库里，见五郎与掌柜的一人抱本厚厚的账簿，顺着货架往下对货。牡丹忙喊了一声：“五哥。”

五郎回头一笑：“丹娘你怎么来了？你今日不是陪着娘去法寿寺敬香的吗？”

牡丹道：“出来了，娘挂心着你，想过来瞧瞧你呢。前头有人等你，她让你往前头去，这里交给我来做。”

“是简老三吧，他早就来了的。不过我往前头见娘去。”五郎笑着将手里的账簿递给她，指给她瞧，“已经对到这里了，你和老掌柜的继续顺着货架往下对就是，我前头去瞧瞧。”

牡丹捧着账簿与老掌柜的顺着货架往下对，老掌柜的惊诧于她的记忆力与灵敏，叹道：“若丹娘是个男子，家里头就没这么累了，人手就不紧啦。几位小公子只顾着读书，也不来店子里跟着学学，将来可怎么办哦。”

牡丹笑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他们能读出书去是最好，若是不能，总有人会折回来经商的。我爹年纪还不算太大，哥哥们也正当壮年，还可以教导他们好多年。老掌

柜的，怎的挑了今日对账清货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老掌柜的道：“不是，是好事。您看见外头那位客人了吗？他家里有个叔叔在宫中当值，说是今年除夕，宫中四处都要大燃燎火，需要大量的香料。宫里库存的不够，会在外头各大香料铺子里采购一些。往年我们家也曾供过的，还供得不少。若是货好，价格绝对不亏，故而我与你五哥一起清点清点，看看能拿出多少来。若是能做成，便可将前些日子的亏空全都补上，大家都可以过个好节。”

牡丹笑道：“那是好事儿呀。那我们铺子里的香料够吗？”

此时除夕夜，有两件事必然要做，第一件是逐除疫鬼的驱傩，第二件则是必然在庭院里燃起燎火，在居室内四处点上灯烛，唱歌跳舞，饮酒守岁。寻常百姓会在居室中焚些香，庭院里的燎火却必然只是寻常柴木，可是宫中和达官贵人的府里，燃的燎火却是一定要放入许多香的。她曾听说过有那奢华到了极点的，更是燃的整个燎火全用的是沉香，再加甲煎，焰起数丈，香闻十里。

老掌柜的叹了口气：“旁的都好说，就是沉香不够。偏偏这沉香又是要得最多的，而前头一段日子里，还恰恰地被六郎把大半全都卖给一位客人了。”

怎么又是六郎？牡丹皱眉不已，转而一想，六郎那时候也不知道后面会有这事儿，有生意不做是傻子，也怪不得他，便道：“那没有其他法子吗？要不，四处找些备上？那些规模小的铺子大概是有的，他们是没机会卖给宫中的，我们可以去买来了再转手，少赚一点无所谓，可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打打名头。”

老掌柜的道：“适才我与你五哥也是如此商量的，只是还要再与简三爷商量一下。不过想来问题不大，从前就与他打过好多次交道的。”

果见五郎与岑夫人快步进来，五郎带了些喜色道：“他倒是答应给我们四十车的份额，还有将近一个月，现下咱们得赶紧分头去寻沉香。西市附近住的胡商，各个小铺子里，周围的州县，说不定还能凑齐。赶紧地，别让旁人抢在我们前头去。”

岑夫人道：“一定要小心了，别弄些不好的来滥竽充数，那可是大祸。”

五郎认真道：“我晓得。”

大计初定，五郎、老掌柜便分头行动，势必要将这四十车沉香木凑齐。一家子忙碌了好几日，稍微有了点眉目，只是还差着十多车，怎么也凑不齐。货多的人家自有出路，货少的则都被他们挖了个空，眼瞅着是有些麻烦了，五郎和家里打了招呼，收拾行李往附近州县去了。

二郎要管着家里其他生意，便由牡丹去守着香料铺子。头夜下了一场薄雪，牡丹感了风寒，略略起得迟了些，早上才到店铺里，忽见秋实立在门口东张西望，一时看见了她，便一蹴一蹴地蹴将过来，欢喜地笑道：“何娘子，小人秋实有礼了。”

牡丹皱起眉头来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恕儿上前去推他，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好大的胆子，还敢到我家娘子面前来晃，上次怎么没泡死你？”

秋实灵巧地躲开，因见香料铺子里好几个伙计面色不善地抱着手出来，晓得不妙，赶紧道：“不要动手！小的也不过是下人，又能做得什么主？今日也不过是来传句话而已，说完就走。”

恕儿骂道：“满肚子的坏水，听你说一句至少会少活十天。谁耐烦听你说什么？赶紧滚！”边说边示意两个伙计上前将他给叉住，省得拦住了牡丹的路。

秋实见牡丹绕开自己，抬步往里去了，匆忙喊道：“何娘子，您真的不肯听这句话吗？这可关系到您家六公子和您的事情，您要是不听，过后可别后悔。”

牡丹心里一动，随即看了贵子一眼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。

秋实见状，急道：“何娘子！您可真狠心哪！明明有机会可以救得您家六公子出来，您竟然听都不肯听……”果见铺子里的伙计都看过来，秋实心里正高兴，正想再接再厉吼出两句威胁牡丹就范，忽见一个年轻面生的小厮笑眯眯地朝自己走过来，抬手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了一声：“小兄弟，你可真不懂规矩。”紧接着秋实就觉得肩膀一沉，膝弯里一软，控制不住地跪了下去。

秋实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，侧头看着贵子嚷嚷道：“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行凶吗？”

贵子一手提着他的衣领，一脚踩在他的小腿上，沉着脸就是一耳光，骂道：“呸！不要脸的狗东西！我们何家的事情关刘家什么事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这是上门来找打的。再在这里胡乱嚷嚷，把你舌头割了！”

秋实被他扇得眼冒金星，挣又挣不脱，吐出一口带血丝的口水来，仍大声喊道：“你敢！”

贵子一手提着他的衣领，将他往店铺后面拖：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

秋实害怕，杀猪一般地尖叫起来，死命往地下坠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进去。”

贵子黑着脸抓着他的衣领，使劲儿扇了两个耳光道：“你刚才不是想进来吗，这便让你进来了，你却又不肯，是何道理？”

秋实被打得捂着脸只是“哎哎”地乱叫，贵子吼道：“还敢乱说吗？”说着又是不停歇地几巴掌。

秋实吃痛，哀哀告饶：“不敢了！”

贵子道：“懂得规矩了吗？”

秋实道：“懂了。”

贵子又道：“下次见着我家娘子还敢这般无礼吗？”

秋实哭丧着脸道：“不敢了。”

几个伙计看得捂着嘴只是笑，恕儿出来笑道：“贵子，娘子说把他扔出去，别打疼了你的手。”

贵子果然叫了几个伙计来，抬手的抬手，抬脚的抬脚，前后荡了几下，猛地将秋实给扔了出去。秋实被砸在大街上，好一歇才一声哭了出来。众人站在香料铺子门口抱着手哈哈大笑，秋实坐在街中间哭了一回，方丢下一句狠话：“你们等着瞧！”然后抹着泪一瘸一拐地去给刘畅报信去了。

牡丹坐在后堂里，将炭盆里的炭灰拨了拨，眼瞅着那炭燃得红彤彤的，便有些失神。贵子轻手轻脚地进来禀道：“人走了。”

因他能干，牡丹向来高看他一眼，仍叫恕儿端了杌子给他在炭盆边坐了，又加了一碗热茶汤。

贵子原本是等着她主动问自己的，因她不问，索性道：“娘子怎么看刚才这件事？看似是漏了风声，要不要小的去问问郭都尉？按小的对郭都尉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是那样的人，只是怕什么地方出了岔子……”

“不用去问。”牡丹道，“我在想，姓刘的要么是知道了些风声，要么就是凭空猜测，故意试探来的。我若是怕那小厮嚷嚷了，他说不定越发怀疑我们。郭都尉那里，他若是果然泄了我们这里，你去找他也无用；若是没有，又叫他寒心，下次再有什么事儿，可就难以开口了。就算是要找他，也要把事情弄清楚，看看到底错漏出在哪里，才好去请他帮忙善后。”

贵子沉吟片刻，道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就算是姓刘的没有任何把柄，胡乱猜测，他这样来乱吼一气也不好。传到家里去，只怕杨姨娘等人会说您见死不救……外面知晓了，闹起来也是麻烦。”

牡丹低低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先等着。如果姓刘的果然知道了点什么，他片刻后就会找上门来；若是不知，只是试探，便不会来了。”她顿了顿，道，“再说了，我赌死他不敢到外面去乱说。除非他想与我两败俱伤。”

正说着，就听见外头有人来报：“娘子，有位客官说是要买沉香木呢。老掌柜的问他要多少，他说要一车。老掌柜的说没有，他便坐着不走，说咱们家这么大的铺子怎会连沉香木都没有。”

这明显是故意刁难了，还故意挑着沉香木要，似是个晓得些内情的。牡丹皱眉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伙计有些作难，道：“是刘畅。”

牡丹的眼皮不由跳了跳，道：“告诉他，何家不和他做生意。”

那伙计依言去了，贵子、恕儿都沉默下来，这正应了牡丹适才那句话呢，刘畅手里有把柄，故而片刻后就杀上门来了。

恕儿忧虑地道：“娘子，怎么办才好呢？这人不比秋实，可轻易打发不掉。”

牡丹道：“我早就想清楚了，我并不怕。先晾晾他，看他到底想怎样。”她早在做那件事之前就已经想清楚，万一有朝一日事情泄露，六郎、杨姨娘等人要怨恨她，她也承受了——总得有人来做这个恶人，反正她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六郎拖累了

这个家的。

接着老掌柜亲自进来了：“丹娘，你先家去吧。此时外头客人正多，他说要么你见他一面，要么他让人在街上喊何家的香料铺子是空架子，没有货。你回家去他就没话说了。”

牡丹笑道：“他是来买东西的，是客人。他居心找我麻烦，我就算是回去他也还是有本事继续闹腾，若是这样闹上一天，这生意也没法子做了。老掌柜的你莫担心，让他进来。”

老掌柜的同情地看了牡丹一眼，出去亲自引着刘畅往后堂去。

刘畅还是第一次来何家这个香料铺子，以往从门口经过无数次，那时节何家人在，热情地招呼他进去，他从来也没进过一次。现如今要进来，却还得想了法子才能进。一个商铺的门槛就那么高……他带着些酒意，恨恨地想着，无视庭院里正开得灿烂的腊梅，大步穿过庭院，一把撩开了门口挂着的淡青色夹帘。

一股暖香味扑鼻而来，但他没看见牡丹。他首先看见的是一脸厌烦的恕儿，然后是一个年轻壮实的面生小厮，那小厮胆子奇大，抬着眼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他，半点退让的意思都没有。他二人将门给堵住了，他看不见牡丹。

这定然就是将秋实给打得鼻青脸肿，扔在大街上的那个人了。刘畅眯着眼盯着贵子看，本来冷静的情绪一下子被挑起来，含着气冷笑了一声：“何牡丹！你藏头露尾地做什么？做了亏心事不敢见人吗？”

“让他进来。”牡丹的声音平静得很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贵子和恕儿往两边一让，让出了路。刘畅抬眼看过去，但见牡丹穿着身茜色镶了白狐皮边的袄裙，坐在软榻上，手里握着根亮铮铮的铜箸，脸儿被炭火烤得红通通的，突然间又捂着嘴打了个喷嚏，眼睛水汪汪的，看上去格外娇俏可人。

刘畅一时有些失神，他记起她刚嫁过去的那一年冬天，头天夜里下了雪，他从外头回来，才进书房，就看见她在他的书房里亲手为他弄炭盆。那时候她还小，没这个时候这么美丽，可是一样的可爱惹眼，但是眼神不一样了。那时候她是害羞欢喜期待地看着他，此刻她却是淡漠地看着他，不耐烦地道：“你又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自己心里难道没有数？非得我给你说出来你才晓得害怕？”刘畅一阵烦躁，将目光从牡丹身上收回去，大步走到牡丹面前，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，不在牡丹面前失了气势。可是他找来找去，竟然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坐的地方，或者说是适合他坐的地方。别家铺子的后堂是招待贵客大客户的地方，总会摆几把椅子，大家平起平坐，才好谈生意，可是牡丹这里怪得很，就是她自己坐了个软榻，然后对面有个小杌子可以坐。他若是坐下去就平白要比她矮了半截……可是站着说话……他情不自禁地瞅了瞅贵子和恕儿二人一眼，站着回话的人是下人……刘畅生气地瞪着牡丹，这个坏东西，总是和他没完没了地作对！就是这样的小事儿也要他心里不舒坦。

牡丹哪里晓得刘畅在想些什么，也不叫人给他斟茶，闲闲地道：“刘寺丞可真

闲，不去办差，成日里到处乱管闲事，一会儿要买香，一会儿派条狗来乱吠，就是不做正事，拿着俸禄也不害羞。”

刘畅斜睨着牡丹，往窗边一站，冷笑道：“你别和我扯这些。我是听说了一件事，事关你六哥，还有你，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胆大妄为，特意来求证的。”

牡丹不语，轻轻啜了一口茶，眼皮子都不抬，也没有叫身边人出去的意思。

刘畅无奈，只得压低声音道：“你怎么敢做出这样黑心的事情来？！你六哥贪赌，你让你母亲长兄好生教训他一顿就是了，为何要做下这种狠毒的事情？勾结内卫，端了人家的场子，把人给关进去，弄得生死不明，你倒好意思在这里烤火喝茶赚钱，过得悠哉乐哉……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就不怕你六哥知道了，晓得你的黑心烂肝，就不怕外头那些吃了亏的人知道了，把你给弄得粉身碎骨？你这是跟着蒋大郎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也跟着变得黑心肠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语气有些不对劲。他明明是来威胁她的，他不露痕迹地摆了一下头，死女人，这些天没事儿天天从他的酒楼下晃过来晃过去的，看得人厌烦。

牡丹好笑地看着他：“真是奇怪了，刘寺丞是我什么人？这话又是从哪里听来的？我家里的事情又关你什么事？你可真是闲！倒是你这样巴巴儿地来管闲事，倒让我越发相信有个传言呢。”

刘畅气得冒烟，使劲一拂袖子，怒道：“何牡丹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我怎会找上门来？我手里有证据！”他猛然逼近一步，将头低下去，靠近牡丹，咬着牙低声道，“你家里的破事儿我不管，你是不知道那场子背后还有些什么人吧？我只要轻轻透出一点去，你就等着粉身碎骨吧！”话未说完，就闻到牡丹身上传来的暖气和香气，不由心头一阵乱跳，本来想要说的话也没说完，控制不住地往后退了一大步，站定了做了个深呼吸才算是慢慢平静下来。

“证据？”牡丹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淡淡的酒气，厌恶地横了他一眼，冷笑，“你别乱给我安罪名，吓不着我，这世上可不是你一个人长着头脑长着嘴，你想怎样便怎样，说什么就是什么的。我也有证据，说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不务正业，诱拐良家子弟赌博，放印子钱，逼得人家破人亡呢。你这事儿要是传到御史台，只怕是讨不得好呢，也不知道会落到什么下场。”

刘畅先前只是打听到了一点，加上他自己也很是怀疑，几经推论，觉得就是何家人搞的鬼，蒋长扬是内卫的人，牡丹与内卫搭上线最方便。此时听牡丹这样说，几乎完全认定了就是她干的好事。不由一股怒气从心头升起，快速游遍四肢百骸，全身都充满了暴怒，张嘴就来：“何牡丹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果然是你！”

牡丹嗤笑一声：“别乱说话，民不与官斗，我可没那么大的胆子去招惹你家，也没那么厉害，可以使得动内卫。我只是想借机和你说一声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小心点儿！当心有朝一日死无葬身之地！死了都没人替你掉一滴泪，也没人给你送终！”

刘畅的脸一阵青白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

好像咒他死儿女，是恶毒了点。牡丹哼了一声，侧过头不再说话。

刘畅这才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：“你去和你家里人说，这次宫上要用的香料，不许你们参与，不但如此，还要把你们手里的香料全都卖给我！”

牡丹将手里的铜箸猛地往铜火盆里一砸，溅起火星无数：“你凭什么？！”

刘畅见牡丹终于发了脾气，瞪着自己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的，心里稍微好过了点，一边做出傲慢的样子来，却又忍不住瞟着她的胸脯，冷笑道：“不凭什么。你若是不答应，就等着瞧吧。你信不信？我只需要放出点口风去，没得几日，就叫你何家的铺子关张大吉！”

牡丹见他偷盯着自己的胸脯瞧，气得一脚踢翻了火盆，火炭落到刘畅的靴子上和袍子上，瞬间散发出一股焦臭味。刘畅吓得往后连退几步，先夺了牡丹的茶瓯将茶水灭火，不够又一把抓了窗台上养着水仙的瓷盘，将水仙提着一把丢开，将水淋下去，又手忙脚乱地拍了几下才算了事。恕儿看得哈哈大笑，被他狰狞地瞪了一眼，吓得住了嘴。

牡丹待他弄完，方冷笑道：“我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明和你说了，你尽管试试看！你要做只管去做！掂量着来！我何家的铺子关张大吉，你刘寺丞的仕途也一定玩完！我娘前些日子让人去打听我六哥的事情，听说内卫的牢房很不错，里面关过的大人物可不少，你正好去沾沾仙气。说不定正好就在里面飞升了，连棺材都免了。”

话才说完，就见刘畅的眼睛血红一片，双手紧握成拳，死死地瞪着她，似是随时要发作，去掐她的脖子一般。牡丹赶紧往后退了一步，贵子沉着脸上前来，刘畅举起手来，正要伸手去拉贵子，忽见秋实鼻青脸肿地跑到门边，带着哭声道：“公子爷不好了，不好了公子爷！”

刘畅一呆，随即大怒，抬脚要踢秋实：“你爹才不好了！”

秋实哭得鼻涕连着口：“公子爷，真是不好了，琪公子没了。”

刘畅呆若木鸡。他纵然不喜欢孩子，不重视两个庶出的孩子，可是他每天从戚夫人那里总能看到两个小东西，琪儿年纪虽然小，心里怕他，却总会巴巴儿地去巴结他、讨好他。今早他出来的时候，琪儿分明还在戚夫人怀里撒娇，又讨好地递了一瓣橘子给他，他自然是不吃的，他嫌脏，都是随手就赏给了身边的下人。可是这会儿秋实却和他说那个小东西没了。

只听得秋实絮絮叨叨地道：“家里刚派人来说的，不过是片刻的工夫，说是要吃糯米团子，不知怎的，吃了就没咽下去，怎么弄都弄不出来，不多一会儿脸就紫了……夫人和碧梧姨娘都哭得昏厥过去了，老爷也回了家，就等着您了。”

刘畅浑浑噩噩地往外头走。他说不出心里的感受，他这一生，仿佛都在追寻得不到的东西，总也抓不住他想要的。从前拥有的时候，他不在乎，不觉得重要，可总是在它们消失在了他生命里的时候，却又觉得它们其实早就是他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只是来去如风，他还没准备好接受，就已经失去。他走到庭院里，突

然回过头来望着牡丹，脸上带了种非常奇异的微笑：“你如愿了，我唯一的儿子死了。”

牡丹低头不语，她诅咒刘畅没人送终，也从来没喜欢过他那两个庶子庶女，可是也没想过琪儿会小小年纪就突然死掉。

刘畅见她不语，又道：“你想要他死，一定很久了吧？今日总算是如愿了，高兴吧？”

牡丹听到他这话，刚才的不忍瞬间变成了烦躁讨厌：“你这人简直莫名其妙！你儿子死不死关我什么事？！有这工夫，不如去瞧瞧你儿子到底怎么死的。”说着又是一连串的喷嚏，眼泪汪汪地扬着手叫怨儿，“赶紧把帘子放下来，冷风刮得我不舒服。”

刘畅定定地看着牡丹，直到帘子被放下来，再也瞧不见她，方快步离开。

怨儿趴在窗口见他主仆二人走远了，回头看着牡丹道：“去了。”

牡丹低声吩咐贵子：“趁着他无暇管这边的事情，你赶紧跑一趟郭都尉那里，准备就是这几日把人接出来。”

刘畅阴沉着脸出了何家铺子，横了秋实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闭嘴！马上跟我回酒楼去。”

秋实吃惊地张大嘴：“不先回家吗？”

刘畅淡淡地道：“不急在这一时，大事要紧。”人若是没死，他赶去还有点作用，人已经死了，赶去也没用，迟早都一样。

主子如此，秋实委实也没必要再想尽法子地想些伤心往事，好让自己心酸流泪，假装为一个小毛孩伤心，便抹了眼泪陪着刘畅去了米记不提。

刘畅进了酒楼，先往楼上去，行至一间雅间前，也不敲门，直接推门而入，望着里头的人道：“何家一定会想尽一切法子做成这笔买卖，你可以着手准备下一步了。”

里面的人笑道：“你怎知道一定会？他家可是老生意人了，稳重得很的。”

刘畅笃定地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你只管按着我说的去做就是了，别的不用多问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。”人都有脾气，之前他不跑这一趟，兴许何家还不一定非要做成这笔生意，如今他跑了这一趟，表示他也要争这笔生意，何家人定然不会轻易放弃。从牡丹的反应上来看，基本上可以断定，这事儿是一定要成的。何家此刻正是人手空虚之时，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

刘畅先将这边的事情布置妥当了，方才打马回去。他才一进门，碧梧就丢下怀里的琪儿，号啕大哭着扑将过来，一把抱住了他的腰，披头散发，泪流满面地仰着头道：“爷，您一定要为琪儿做主啊！一定是她，一定是她，我可怜的琪儿，你死得好冤……”

刘畅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头，看了一眼琪儿的小身体，忍不住心里一酸，沉着

脸道：“是谁煮的糯米团子，又是谁喂的？拖出去给我狠狠地打！”

戚夫人红肿着一双眼睛，阴冷着脸道：“不用问了，都是他的奶娘干的，人已经死了。”

刘畅一呆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戚夫人心里难过得要死，又恨清华，又恨手下人没用，还恨刘家父子不听她言，招惹得这许多是非。当下有些心灰意冷，懒得回答他，只垂眸转动手里的念珠，低声念佛。玉儿紧紧抱着姣娘立在一旁，小声道：“小公子才一咽气，就碰墙死啦。”

这就是说无迹可寻了？好一个干脆利落的意外。刘畅咬紧了牙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！

碧梧疯魔似的扑过来，一把扯着刘畅的衣袖，大声道：“我的琪儿一直活得好好的，原来何牡丹在的时候都一直没事儿，为何长得这么大了，她要进门才突然出事？一定是她，那天琪儿得罪了她……她先是要了雨桐那一胎的命，然后又要了琪儿的……她是个毒妇啊！不能让她进门，你一定不能让她进门。”她指着姣娘，语气森寒且肯定万分地道，“不然你等着瞧，下一个就是姣娘！”

玉儿越发搂紧了姣娘，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住口！”刘承彩有些担心地看了刘畅一眼，生怕他又突然犯了拧，不肯与清华成亲了，便皱眉斥道，“琪儿就是被噎死的，无凭无据地乱嚼什么？这是圣上钦赐的婚姻，岂是你一个无知妇人捕风捉影就乱说得？”

碧梧心想着自己容貌已毁，儿子也死了，反正已然没了指望，还顾忌这么多做什么，便一改往日对刘承彩的畏惧之情，大声道：“老爷、夫人，琪儿虽是庶出，却也是你们的亲孙子、亲骨肉。他死得不明白，是人人都知道，天家又如何？你们若还是男人，便该为自家骨肉讨回公平……”

刘承彩断喝一声：“住口！我念你遭逢丧子之痛，难免神志不清，不与你计较，但断然不许你含血喷人，来人，把她给我带回房里去！没有我的话不许放出来！”

碧梧号啕大哭，看向刘畅：“公子爷，婢妾跟了您多年，自来便是小意儿地应承，从不曾拂逆了您半点心意，琪儿更是自懂得说话始，哪一日不喊您几十次爹爹！您就是不念婢妾这多年的心意，也要想着他是你的至亲骨肉，小小年纪就枉自送了性命……”

刘畅看她哭得可怜，想起往昔欢爱之情，一时也觉心酸，却仍硬着心肠道：“把姨娘扶下去，请大夫来瞧。”言罢再看碧梧一眼，只埋头吩咐人准备丧事。刘承彩几次与他说话，他也故意装作没听见，刘承彩无奈，便也往后头去了。

刘畅到得外头，但见清华郡主穿了身素服，素素净净地坐在那里陪刘承彩说话，刘承彩客气得很，戚夫人却是不见影子。清华郡主听见动静，抬起头来望着他，脸上一派的怜惜：“碧梧呢？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这般乖巧的孩子，真是太

可惜了。”

刘畅冷眼看着她，硬是从她的眉眼里看出了几分掩饰不住的猖狂得意之色。他心里恨不得将清华撕成碎片，仍不露声色地走至她身边，淡淡地道：“这是他的命，没有福气，也怨不得旁人。”边说边往椅子上一靠，玩弄着手里的羊脂玉扳指，顺带扫了阿洁一眼。

阿洁瞧了他一眼，垂下头拨弄着衣带。

清华郡主见刘畅不甚在意，半点追究的意思都没有的样子，心里越发轻松，决定提前行使她刘家未来主母的权力，便道：“我去瞧瞧碧梧。”

这不是上赶着去找打找骂吗？刘畅一哂：“你去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刘承彩想劝，被刘畅凶狠地横了一眼，索性拂袖往后头去了，不管他的这些腌臢事体。

清华一走，刘畅也起身往后头去了，不多时，阿洁遮遮掩掩地过来，刘畅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低声道：“你好！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和我打声招呼。你的心肠也与她一般的狠毒，也想帮着她把我也压得死死的，让我断子绝孙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奴婢不想说。”阿洁叫屈，“她谁也没告诉，背地里安排下去的，等到今早才知道呢。奴婢还正担忧她已经有所怀疑了，防着呢。”

刘畅一滞，当机立断：“短时间内不许你再使人过来递信，都断了。有事儿我自会让人去寻你，赶紧回去。”

阿洁忙忙地走了。

刘畅立了片刻，听说潘蓉来了，忙忙地往前头去见潘蓉，一边竖起耳朵听后头的动静。但见潘蓉唇红齿白的，看似过得滋润得很，不由心里发酸，酸溜溜地道：

“最近一直不见你，派人去寻你也不见，只听说你处置了几房貌美的姬妾，突然间就清心寡欲了，到底做什么去了？”

潘蓉道：“阿馨有了身孕，嫌在家闷，便去了别院里住着。难得她肯给我好脸色，我自是要好生陪伴着她。”边说眉眼里便露出快活幸福的神色来。

他二人的事情刘畅一直知晓，原本是难兄难弟，如今潘蓉过得舒坦，他后院里却是一团糟，扯也扯不清。刘畅不由一阵黯然，强笑道：“恭喜你终于得偿所愿，琴瑟和鸣了。先前不是还不消停吗？是如何好了的？”

“多亏得何牡丹在中间相劝。我原也没想着她还有这般好心，有这般性情，到底是沾了她的光。”潘蓉见刘畅的脸色古怪之极，忙停住了话头，低声道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的突然成了这个样子？我瞧着郡主的车驾也在外头，怎不见人？”

什么都和何牡丹有关。先是碧梧说若还是何牡丹，琪儿必然不会死，此时潘蓉又说多亏了何牡丹居中相劝……刘畅沉默片刻，冷笑了一声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她此刻正忙着安抚碧梧，扮好人呢。”

二人相交已久，潘蓉无需他多说，便已然明白了个大概，不由睁大眼睛道：

“这还没进门呢。这是破家灭门的恶妇，你就这样忍着？”

刘畅心里越发不爽，“不然你叫我怎么办？我无凭无据，就算是有证据，这种事情还少见吗？有谁受了惩罚？”

潘蓉一时无言，只同情地看着他：“那你以后怎么办？”

刘畅阴阴地道：“且看谁熬得过谁。”他要叫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身败名裂。

潘蓉默了片刻，低声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你……”

刘畅不耐烦地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要早知了还会如此吗？”

二人相对无言，只是吃茶，不多时，又有好几个刘畅的狐朋狗友听说了此事，都上门来瞧，一群人便都围坐吃茶。忽见念奴儿在帘子外头闪了一闪，秋实忙跟了出去，片刻后回来附在刘畅耳边轻声道：“碧梧姨娘拿了剪刀去刺郡主，被郡主身边的人拿下了，绑在后头问夫人怎么处置呢。因着郡主的手果然被刺破点儿油皮，夫人作难得很，请您后头去一趟。”

刘畅一阵气短。他本想着让清华郡主去碧梧那里吃点亏，谁知清华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，斩草除根。他一时不察，就着了她的道，绝对不能让她如愿。当下略一沉吟，低声吩咐秋实几句，秋实领命而去，他自己坐着没事儿似的不动。

不多时，外头闹哄哄地闹将起来，却是将事情扯出来了。碧梧疯疯癫癫地披散着头发跑将出来，跪在他面前痛哭求饶，又去抱着琪儿号啕大哭。清华郡主没露面，她身边几个嬷嬷倒是穷凶极恶地奔将出来，要拿碧梧治罪，要刘畅表态。众人一时面面相觑，是走是留都不妥。

刘畅趁机替碧梧求情，说是她初逢丧子之痛，先前本就有些疯魔了，还请清华郡主体谅于她，莫要与她计较，那几个嬷嬷早得了清华郡主的意思，坚决不松口。

碧梧跪在地上哀哀地哭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好不可怜。以潘蓉为首，众人纷纷开口替她说好话，都让请郡主出来说话，那几位嬷嬷也只是推清华郡主受了惊吓，不敢出来。

众人看得一时叹息不已，都道宗室贵女果然碰不得。清华郡主在里面听人报了信，装不住，只好装作惊吓过度的样子，歪偏偏地走出来，当着众人的面亲口饶了碧梧，却要碧梧搬出去住，省得她疯魔了再刺伤其他人。

碧梧抱着琪儿哭得死去活来，说的话也有些古怪，众人听见都暗自叹息，心生怀疑。刘畅一脸的憋屈，忍着任由清华郡主作威作福，颐指气使，弄得每个客人走时都同情地看着他。他心里憋屈得要死，却只能如此忍着。

好容易挨到晚间，清华郡主走了，刘畅到得玉儿房中，又是喝得酩酊大醉。半夜时分醒过来，但见一盏冷灯如豆，映照着窗边独坐的玉儿，看着好不凄凉，便软了声气道：“玉儿你怎么不睡？”

玉儿回过头来望着他，红着眼眶，低低地道：“公子爷，婢妾求您件事儿。”

刘畅见她神色有异，不由拔高声音道：“有话快说！”

玉儿起身跪倒，低声抽泣道：“公子爷，今日郡主身边有位嬷嬷来问婢妾，这些日子您是不是总歇在婢妾房里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就听得咣当一声巨响，却是刘畅砸了玉枕，血红了双眼，咬着牙不说话。

玉儿待他气息平了，又道：“婢妾自己是不怕的，可是姣娘，她还那么小……”说着眼泪流了下来，插烛似的磕头，“求您保全她。”

刘畅目光狰狞地瞪着玉儿：“那你要我怎样保全她？”

玉儿小声道：“碧梧姐姐在外头一个人住着，孤零零的也可怜，让婢妾去陪伴她吧。”

刘畅冷笑道：“你跟她去了外头，就不怕有人断了你们的嚼用，再捏个罪名将你们给弄得不得翻身？”

玉儿小心翼翼地道：“只要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看顾着婢妾们，想来，想来也不会到那个地步。再说，就是清贫一点，只要能保全女儿，婢妾心甘情愿。”

各奔前程去避祸，这个家很快就要被清华只手遮天了，想宠谁他竟然不能做得主。想当年，牡丹在时，这些姬妾谁不是望穿秋水地盼望他往房里去？更不要说各出手段，花样百出地捧他爱他，惹他怜惜，只盼他多留一夜。他到得哪里不是众星拱月？如今可好，他来了反而成了人家的负担，成了人家最害怕的事情……

刘畅又屈辱又痛恨，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，怒视着玉儿道：“不光是为了保全女儿，也为了保全你自己的性命吧？这主意是她身边的嬷嬷与你出的？你既然投靠了她，什么都听了她的，又何必来求我？”

玉儿流泪道：“公子爷，婢妾跟了您多年，是什么品行您不知晓？当初何娘子在时，众人欺负她一人，婢妾也从不曾欺负过她，只是恪守本分。她去了，大家都有心思，婢妾也还是恪守本分。如今这个情形，婢妾又能怎样呢？婢妾领着姣娘避开一些，遇事公子爷也少作难。您可怜可怜姣娘，婢妾十月怀胎生了她，又养她到现在，一千个日夜不容易。”她顿了顿，认真道，“您是婢妾的夫主，婢妾怎会去投靠她呢？您要是不肯让婢妾走，婢妾陪您到最后就是了。”

刘畅突然觉得没有任何意思，摆了摆手，无力地道：“都去吧。”

玉儿赶紧给他磕了几个头，也不敢收拾东西，就在一旁陪他坐着。二人对着一盏冷灯，一直看到天边微亮，方各奔东西，各了各事。

埋了琪儿，刘畅亲自去了一趟魏王府，与魏王府商谈和清华大婚之事，只字不提府里的事情，只说会一心一意地对清华好，人前人后将功夫做足。魏王很是欢喜，留他吃晚饭，二人又谈了许多事。刘畅曲意讨好奉承，魏王惊喜之至，言道怎的从前不知刘子舒还是个人才，与他竟然兴味相投。

清华郡主听说，得意一笑，只当刘畅服软低头了，便与身边人笑道：“这男人天生就是贱，与他一个笑，他便学猴儿跳，竟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我若是似何氏那般待他，他必然不把我当回事。如今叫他晓得了我的厉害，方好仔仔细细地、慢慢地